溪西雜錄

溪西雜錄

成廟時或微行一夜雪月照耀 上與数三内侍微服而行々到南山下時既三更万籟俱寂上下数間茅屋燈火明滅 有讀書聲 上以幅巾道服開戶而入其人悶起坐而問曰何許客子深夜到此 上曰偶然過聞讀書聲而来仍問曰所讀何書曰易經也上與之問難應對如流真大儒也問年紀幾何曰五十餘矣不知科工乎曰数奇之故屢屈科塲矣請見時所作之出示則箇々名作 上怪問曰如許實才空老不擢有司之責也對曰奇

窮之致何可惡有司之不公乎 上熟視其中一
篇題與所作仍問曰看明有別科其或問之
否對曰不聞矣何時出令乎 上曰我者自上
有令等爲努力見之仍辭出使摠隷以二
斛米十斤肉自外授之而去還宮後仍命設
別科及期 御題以向夜儒生私草中題出
揭而只待其文之入来矣未幾試券入呈果
是向夜所覽之賦也大加稱賞多下 御
批而擢置第一及拆榜呼入新恩則非向
夜所覽之儒 上詰然曰此是汝之所做乎

對曰非也果逢於小臣老師私草中而書呈矣 上
又教曰汝師何不赴擧對曰臣之師偶飽米肉猝
患關格而不得入来故小臣懷其私草而来矣
上默然良久使之退盖所賜米肉過飽於飢腸而
生病也由是觀之豈非命耶此儒生仍此病不起云矣
成廟夜又微行過一洞々是幽僻處遠見柴門開處一
女子出来而門前之樹有鵲聲其女子回顧而無人
仍從其樹下又作鵲聲而以口含木枝而上々有鵲聲
而受之 上心切訝之仍咳嗽則其女子驚避于門
内又有一人從附上挑下而入柴門追到而問其由則

答曰自少業科工年近五十而尚未得决科曾
聞家有南鵲巢則登科云故此枋種于門前
者已過十餘年而鵲不来巢吾今夜與老妻
作雌雄鵲相和之聲而含木枝作巢以爲閒中
戲劇之不幸爲客子所覩覩敢問客子何
許人而深夜到此　上笑而憐之以過客子答
還宮翌日出科令以人鵲爲題一塲士子皆不
知解題此士人獨知之呈券而登題南鵲之
靈有如是此亦會時而然矣
成廟夢見黃龍由崇禮门爲入額上書以

李石 上驚而覺之問內侍夜如何其對曰或
至罷漏時矣仍命一別監即往于門內門鎖
後如有私入之人毋論某人挐致于汝家後回
奏別監承命而出小竢于门內矣小焉開门而
有一總角負炭石而入別監仍執留其人驚惶
戰慄乃携至渠家而来奏時謁聖科只隔數
日矣 上命別監必留汝家而饋朝夕及科期加
冠而備給儒巾青袍如試紙筆墨勿汝與偕
入場內第觀動静之如何別監承命而出問
其兒曰汝欲入科場乎對曰小人〻無識之人賣

炭爲原何由入場乎別置帳下教備給巾服而
强使入場同坐壯元峰下只觀光矣日稍晚榜
幾出時多士會于峰下傍有白髮老儒頻頻
熟視仍延前而問曰汝乃石伊乎答曰然矣老
儒執手而垂泣曰汝果生存於此吾與乃
翁同硏不知幾年矣某年疾疫汝家闔門病死
伊時汝之乳媪抱汝而逃走云矣時汝年不過數
三歲今於長成之後吾何以記得汝乎今於此相
逢吾心自有感認汝也丁寧如是此豈非天
乎汝翁私草在於吾而今日之題吾與翁舊時

所作也吾則以吾之所措用之令汝翁之作汝以觀科
手對曰何敢觀科手為此人所勸欲瞻闕內威儀而
入來矣其儒曰吾有空巨草汝可觀光仍書秘封以
李石書之而呈券未幾榜出李石居魁矣呼新
恩 上命入侍問曰此是汝作乎李石對以實
上命尋其老儒入侍下教曰令除汝齋郎可
教以文字也仍除一齋郎而使李石受業矣其
後李石位至泰判為名臣云
徐孤青起沈相悅家私奴也沈相死後教訓其孤
每朝問候夫人前後戶庭躬自洒掃沈之子或有

過失則必開庭门而或撻或責其讓恭守分若此
一日以意外事受罪於夫人而帰其家沈相家門
外翌日轅軺塡巷而来沈相家人意謂將入其门
矣過门而入狐青家婢僕以此事告于沈相夫人
夫人隨之招问狐青則荅曰小人適出於宰相門
下矣請宰相以小人之受罪致慰而来云云夫人
始大驚從此以後不以奴隷待之狐青行誼大有
勝於龜峰者云云
鄭北窓磏順明之子也生而神異百家術數之
學無不通曉遠知未來之事至如鳥獸之音

音皆知之隨其父入燕諸之國使来者各隨其方音
而酬酌如流琉球國使者来言曰吾在吾國推
數則某年月日入中国當遇天下異人子真是耶
仍出示所記月子年月日相符云云
北窓之年及一人病重醫藥無效其老父知北窓之
神異来問則答曰年數已盡無可救之道其父泣
而哀乞願知可救之方則北窓憐其情理曰
然則不得不減吾十年之壽以添公之子年
限矣仍曰公於夜三更後獨自步上南山
絶頂則必有紅衣黑衣之二僧相對而坐云云

伏於其前而哀乞厶子之命其僧雖然而逐之
功勿退去雖以杖致之又勿去務積誠意則自
有可知之道矣其人如其言至其夜獨自乘月
而上南山果有二僧如其言伏於前泣乞二僧驚
曰過去山僧暫憩于此矣厶是何許人來此作
騷擾也厶之子命壽脩短貧富僧何以知之
斯去退去其人聽若不聞一樣哀乞其僧雖然
曰狂人也可致逐矣不孔杖打之痛不可忍而如前
伏而泣乞良久朱衣僧笑曰此太鄭礭之可指
導也此兒所為可限當以漆厶壽減十年而

添此人之壽無妨矣黑衣僧點頭曰然矣二僧始
扶而起之曰卿試之矣黑衣僧自袖中出一丹子
以給朱衣僧朱衣僧受之而對月光擧筆若
有書字樣而言云子之德令延十年壽矣可
歸語鄭𥖝勿復泄天機也因忽不見盖朱衣
僧南斗也黑衣僧北斗也其人歸家其子之病
漸瘳十年後乃死北窓年過四十而卒一如其言
也

郭再佑玄風人也号忘憂堂當倭乱起義
兵所向無敵血染衣甲而畫赤軍中号曰

紅衣將軍多建大功亂定後還鄉里不聞㞢事入山
修練不知所終其父八兄弟皆以走字為号而俱有
膽畧里中皆敬憚之每相戒曰郭走皆畏云今之俗
所謂郭走鬼者蓋出於此
金德齡勇力絶倫能超數仞之墻蓋其兩腋有肉翅
云當倭亂起義兵所向必捷倭以皆避其鋒光海在
分司時封為翼虎將軍而繡于旗使建于前大功未
就為權奸所搆誣發遣禁都而以檻車囚而拿来
一日行到一處暫憩傍有山極其高峻絶頂之上有
人呼金德齡字曰吾在此候汝汝一可上来與之飲酒

面訣為好德岭自檻車請申曰此是吾切友也
輒開車鎖而使之往見也都事不許德岭曰豈
以吾之逃避為慮耶吾以臣子頃受君命以就
拿耳不然而欲避之此去無捉我之人矣君試見之
仍一運身鐵索自斷又以手一打檻車破碎聳身
一躍直上其山頂與其人握手大哭而其人責之曰
吾友哉汝以我国偏小難以容身慎勿出世與我
偕隱為可云矣不聽吾言竟何如德岭揮淚而言
曰此亦天命也奈何丶丶其人酌酒以勸曰今日與汝
訣矣倘作何恨汝既到此頃受天命可矣德

吟曰吾亦然矣仍連倒數杯揮淚而別仍忽不見
而德吟又飛身下來復入車中傍視皆失色及到京
上鞫問汝何為謀逆供曰初無量事而為奸臣所
搆使之結案則終不伏曰若以忠孝二字結案則可
矣不然則決不署命矣仍許之以不得弄亂為臣不
忠不得揚名顯親為子不孝結案而伏法正刑之時
刀刃不入德吟笑曰汝輩雖万番試刃決不得害我
之自受刃然後可也仍引頸而先去給甲後下刃如
其言頭乃斷以其忠義勇力不能成功為人所陷可
歎惜乃伸雪復官

李月沙廷龜以文章鳴於世則柳垌西根亦是文
章人也月沙不許可西垌以是大慍語言之間每
至不好之境西垌出棲湖兩月沙之親知人有推奴
事向湖中要得一札於潛門月沙笑曰此翁與吾以
文字間事大端得罪若以吾言為托則反為害焉不
如不為其人強請之月沙思之良久乃曰聞此翁新
修棋北樓而有題咏云君不必受吾書到錦營通
刺則必邀見矣入見而來時以見吾爲言則必怒發
怒曰某也又貶吾詩乎云云矣君答曰不如是而
對小生而言曰西垌令書棋北樓題咏詩

蘇仙赤壁令蒼壁庾亮南樓是此樓之句雖
盛唐諸作々無出此右矣云々如是則似有助々矣
其人牢記而去到錦營直刺則果邀見禮羅
曰小生來時見月沙令公而來矣西坰聽罷勃
然變色曰某也又斥吾詩文耶對曰不如是矣令
公新修拱北樓而有題咏否曰然矣曰某令公為
第二聯耶盛唐諸作々所讓頭云矣西坰欣然
曰此果是吾之平生甲作也某能知此深於詩律
工夫有進而然也仍朗吟一次而問曰君何為來此
其人對以所來之由西坰曰兩班何可推收乎贊

留在營中吾當使之收穀以來矣仍嚴關于該邑
使之即刻一一收捧上送而如或遲延則首吏鄉當
嚴處云云果幾日某邑出報上來而收賣一一收來
仍厚遺行資而送之其後遲歸時月沙往候曰
西垌曰君之詩律工夫進矣月沙曰何謂也西垌曰
君能知拱北樓詩豈非將進之效月沙笑曰令公此
詩尤不成說赤壁蒼梧南樓北樓之說豈成說乎
此吾所以尤不服令公者矣西垌黙然良久乃慍
曰吾欺於汝云矣聞者絶倒
月沙夫人權判書克智女也有德行二子白洲

玄洲皆顯達而治家儉素華麗之衣未嘗近於
時某以主家迎婦自 上命滿朝命婦皆赴宴
諸家婦女競以華侈相尚伊日之宴珠翠綺羅
纂人眼目追後有轎子入來而一老婦人扶杖
而來葛衣布裳龐劣極〻矣將升堂主人出至倒
屣下迎年少諸婦莫不指笑而驚訝不知爲誰
家夫人主人延之上座執禮甚恭人尤謂之道鍊
後老夫人先起告歸主人以目執之尚早挽止則
老婦人曰鄙家大監以藥院都提調曉已赴
闕伯兒以長銓方赴政席小兒以都承旨直

直老臣可帰家而可備送夕飯矣座中大驚始知月
沙夫人
李石樓慶全即鵝溪之子也小有文章 明廟之古
有藝々鼓之遊年人年少才子輩皆㤗是遊或夜辰
徒跣伴鼓而舞于街上或歌或哭日以爲常年人之
不拘禮節有如是矣 宣廟餞天使于慕華舘宴
饗始宴饗始天使欲試我国之才临行請于 上
曰俺今方啓行而有惣乙直事雖急遽而不得不
奉請耳 白司馬琵琶行韻使朝臣中能詩者
即地次韻以贈 上問于諸臣無一人應對者或

曰儒生有慶金者非此莫可也 上命使人待時石樓亦參贊三鼓遊乘醉而在通衢之上矣 使者待上命而與之偕来則石樓進前而伏 上命次白詩韻而天使呼韻使之應口輒對石樓以蓬頭突鬢面帶紅潮隨其韻而口呼凝進天使疑其宿搆乃以老大嫁作商人婦之句婦字投換夫字而呼應聲曰備時從古有志恨別由来無丈夫天使大驚稱賛卒篇而日未午矣天使顧謂諸人曰朝鮮亦有才士云矣

鄭忠州百昌少時亦行疑八三數之識善於巫覡

祀魂事莅忠州時白江李相敬與爲道一日往營下
時適從容巡使問曰牧使當能行祀魂之事乎答
曰然々若然則試使我一見如何答曰諾請偕歸
洞房之靜僻處焉巡使依其言靜掃之使之行則
鄭忠州焚香搖鈴祀来白江之大人魂言語酬酢一
如常時白江大驚悲請止之而牧不聽依前祀
呼白江百般哀乞而乃止
徐花潭敬德博學多聞天文地理術數之學無
不通曉卜居長湍花潭之上仍以爲號一日會集
徒講論忽有一老僧来拜而去花潭送僧之

忽爾嗟歎不已學徒問其故花潭曰汝知其僧乎
曰不知矣花潭曰此是某山之神佛某處人之女方
行迎婿而將為其害可憐矣一學徒曰先生旣知
則有何可救之道乎花潭曰有之而但無可送之人
矣其學徒曰弟子願往花潭曰若然則好矣仍授
一書曰此是佛經也其家在百餘里之地某村某處
汝持此經往其家勿泄而但使之其具床卓燭火
於廳上使其處女處之房中而鎖四面門又使健
婢五六人堅執勿放汝於廳上讀此書而勿誤句
讀之則挨過雞鳴之時則自可無事矣戒之慎

之其人承教而歸從其家則上下紛紜之間則以爲
明將迎婿令方受釆其人見之主人寒暄罷後仍言
曰今夜主家有大厄吾爲此而來欲使免焉可如斯
如斯主人不信何處過客作此病風之言也其人
曰毋論吾言之病風與否過今夜則自有可知之
道矣過客曰吾言如無是則伊時致逐無所不
可第須依吾言爲之可也主人甚訝然旁依其
言鋪設而俟之其女亦如其人之言處之房内其
人端坐廳上燭影之下俟而讀經至三更時候
忽有霹靂聲家人皆戰慄當避見大虎蹲

坐於庭上吒哼其人顔色不變讀經不撤叽時
處女稱以放屎限死欲出諸婢左右執撓則處
女跳踉不可堪其女忽痛大叽而嗟羅床前未如
是者三次矣仍忽不見而處女昏絶矣家人始收
拾精神以温水灌之口酒史得甦其人讀罷出
外則其家来損謝皆以為神人以散金欲酬其
其恩其人謝曰吾非貪財而来者仍拂衣告辭
還拜花潭而復命則花潭笑曰汝何為誤讀三
處其人曰無誤讀處矣花潭曰俄者其僧又過
去而謝哉活人之功又曰經書誤讀三處故葉

羅床木以識之云矣其人愚之果是誤讀時也
朴曄光海朝人也有將畧天文地理奇稱術數
之學無不通解以光海之四寸同婿西伯十年不
遞歲行西関北處畏不敢近邊一日呼幙客具
酒肴以給曰持此而往中和駒峴下留待則必有
二健夫執策而過者矣以吾之言致意曰汝輩
鎮来往我国亦有月矣他人皆不知而吾則知
已久矣行設良苦爲送酒肴可一致飽而速
帰可也云而傳之幙客往駒峴而待之則果
有二人之過者幙客依其言傳之則二人相顧

失色而答曰吾徒雖来此何敢慢將軍乎將軍
神人也將軍之去吾輩何敢更来乎仍飲酒云
蓋此是龍骨大馬夫也暫来我国為探虛實
而戒為政院常隸人皆不知而獨知之
朴曄有愛姬一日問曰今夜汝欲隨我而往一處
壯觀乎姬曰敬諾至夜曄躬自牵出青驢而鞴
鞍騎之而使姬前而以禾紬束其腰而係于自
家身上戒使闔眼曰慎勿開仍加策則两耳
只有風聲到一處使姬開眼始乃收拾精神
開眼視之則廣漠之野雲煙連天燈燭煒煌

曄丈跛伏於幞中坐板之下曄兀然坐於床上矣
少焉有鳴鑼聲胡騎千万捲之以地来有一大
將下馬杖劍入幞笑曰汝果来矣曄應聲曰
然矣其將曰今日可試劍技以決雌雄可也曰諾
仍杖劍起而下床與其胡將對立于平原上以
劍共為刺伻聲未幾兩人化為白虹聳入天中
空中只聞搏抨聲小焉胡將仆地曄自空飛
下踞胡將之頭而問曰何如胡將僕僕謝曰從
今以往不敢復與爭衡矣曄笑而起仍與之
同入帳中呼酒相飲而胡將先起告歸胡騎

又如前〻排後遮而去未及數馬一聲叱嗟許多
胡兵連入韋馬騰入天上而烟焰漲天只餘胡將
一人胡將乘來乞命呼點頭而許歸仍呼奴出
騎驟如來時藤〻帰盖此是金剛之又會邑赤
城演武之所也胡將即其人而數下騎一時盡爲
燒死云爾
暐授閔西有親知大臣送其子托之曰此兒姑未冠
而丈卜着推數則今年有大厄而若置將軍之側
無事云故茲送之乞賜西亂直偶得度厄暐許丈
留之一日此兒晝寢暐丈之覺寢而言曰入

夜汝有大厄汝若吾言則可免矣不然則日暝當出
自家所騎之騾備鞍而使其兒騎而戒之曰汝騎
此而任其所之騾行幾里到一處當立如可解
鞍尋迹而行幾里許有一巨刹而年久廢寺也
入上房則有一大虎皮汝試蒙其皮而臥有一僧
来索其皮矣切勿給如或見奪之地則以刀欲割
之彼不敢奪如是而相持至鶏鳴後則亡事矣
鶏鳴許給其皮可也汝能行此乎曰謹受教
矣仍騎騾而出門則其行如飛兩耳但聞風
聲不知何処而度山越時至一山谷之口而乃

立行下鞍而帶微月之光尋草路之行〻幾里果
有一廢寺入其寺而開上房之戶則塵埃堆積
而房之下堗有大虎皮一張〻矣仍依其言蒙皮
而臥〻矣叔食頃忽有剝啄之聲耳一老僧覺
私擇者入門而言曰此兒来〻矣仍近前曰此
反何為蒙皮而臥乎速還我其兒不答而臥目
如前其僧欲奪之則乳手刀作欲割之狀其僧
退坐如是者五〻矣而如是相持之際遠村
雞鳴屢〻其僧微〻笑曰此是朴監之所為
亦復奈何其兒曰今番還皮於我因命之

可抱坐其兒免聞朴曄之言故仍給其皮而抱坐
其僧又曰汝可上下衣給我而切勿開之而見之也
其兒依其言解衣給之其僧持衣與皮出外其兒
從窓窺之則其僧乳皮蒙之則為一大虎大聲叱
哮仍向前啣衣幅幅裂之仍還脫皮又為老僧入
房而開一樊箱出僧之上下衣使服之又出一周
紙軸披而見之以朱筆題其兒名字上仍言曰
汝可出去語朴曄曰不可洩天機汝從今以後
輒入房羣中決無傷害之慮云云又給一片油紙
曰持此而出如有攔路者出示此紙其兒從其

言出門曲〻有虎遮路每示此紙而低頭而去及
洞口又有一虎遮路拔出示此紙不顧而將噬其
兒曰汝旣如此則與我同往寺中決訟于老僧
之前可也虎乃點頭與之偕至寺中告老僧而
在道其形狀僧叱曰虎何違令其虎曰非不從令
餓已三日見肉何可敢放送年雖違令而不可放
送下老僧曰然則給代可乎曰然則寺下有僧
曰從東行半里許當有一人著氈笠而來〻可
作汝療飢之資其虎從其言出門據良頃後
忽有砲聲之遠出僧笑曰毅漢死矣且見司

其設僧曰渠是我之弟徒也不疑令設饌使往東給
砲手矣蓋着氈笠者即砲手也其兒辭而出洞是
天曉騾馱草仍騎而還見朴曄言其狀曄默然
點頭而治送其家其后仉兒果大達云爾
癸亥近乎諸人將謀擧義具綾城仁廟亦預而
時在朴曄幙下一日告辭曄贈以紅氈三十駄仁
廟辭以无用曄笑曰將有日後之用第爲持去
仍執手而托曰日後君奇收吾尸仁廟驚曰仉何
緞也曄笑曰第銘于心仁廟辭退矣後朴曄受
後命時擧朝皆恐無人敢下去者仁廟自請

下去而屠殺則曄多叅家其叅家諸人一時持刀
而仁屋一併禁之入棺送喪行々到中和仁屋除御
將仍先還兵叅家追至破棺而寸斬以去此是殺
千人之害也曄少時推數則曰不殺千人千人殺
汝千人乃金自点兒名而曄誤知而多殺不辜以
充千人之數良可歎也反正時　仁廟之軍無以
區別以其紅氈作氈笠而着之今之氈笠即其
制也曄知之有此贈也
癸亥三月反正後曄獨坐燭下撫劍發歎宮
外有喊救聲問誰也對曰而窖集也曰可爲

集也来對曰史道聞京城之奇乎曰聞知之矣對曰
史道將何以為之曰試問於汝何以為之對曰小人
有上中下三策史道擇於三策可也曰何謂上策
曰史道率兵而及此道金人則臨津以北非朝家
之有也下不失尉佗之詐也曰何謂中詐曰急發
兵三萬人史小人將之數行而向京則勝敗未可
知也曰何謂下策曰史道千乘之臣也須受國
命可也暐默然良久曰吾從下策曰小人自
此告辭仍不知去處未知此人為誰姓名亦
不露於世

鄭錦南忠信光州人也其父以鄉任在鄉廳年近六十而無子一日夜夢無等山坼裂而青龍躍出來纏于身仍而驚覺汗流浹骨心切怪之仍以更卧又夢見瑞山坼裂而白虎跳出又抱于懷又驚覺而祝仍而不寐時夜將半月色滿庭不堪徘徊月下見一人卧於竈邊往視之乃食婢也忽爾心動事之合仍而有娠生忠信骨格稍免既長為本州知印矣權都元帥慄時以牧見而異之知其非凡類仍率來京中送于其女壻李鰲城家以儒人鞠育之後當倭亂多建奇

功位至副元師封錦城君其在邊乎如見哈赤
相一日曾花赤請与飮酒出見諸子次次來拜
皆偃卧受之乃穿首六子忠信熟視而起嗷嘈
花赤問曰汝何爲見此兒而起驚曰不意秦始
皇復見去花赤笑曰汝不知耶此乃唐太宗也
此是金汗後其子順治代皇明爲天子矣
丙子南漢下城 仁祖祇迎清將于路在道指揮
鄭命壽我国人也其父殺人伏法命壽逃入清陣
以通官出來騎馬而過以鞭指 仁祖藐慢言
而去惜乎若史江東諸臣在此則必有寸刃

之試而我朝諸臣無一人知主辱臣死之義可勝痛
惜當訊時如有即時刺殺者則可光於後世而不陷
如訊爲千秋忠臣烈士之恨
白沙在光海朝疏陳廢而謫于北青有病而
飲咲之節不適於口每思尾井水杜尋里沉菜
遠莫致之恨歎而已一日錦南在京仰見天星大驚
曰鰲城大監将不幸矣仍急鞴馬而一晛盛尾井
水一晛盛杜尋里沉菜䭾之而晝夜兼程而行
到北青謫所姑失勿通而先以尾井水作茶飲
杜尋沉菜作羮而進白沙喫菜飲水而問

鄭忠信來矣何不入見我云云矣
錦南以捕將兼都監中軍一日往拜于白沙白沙
曰吾所騎馬吾甚愛其良馴善步矣今忽有病
汝試看審用藥可也錦南敬諾而躬自牽出步
于庭下看其病設藥時一宰相適在座問錦南曰
令公知馬病乎對曰若知之宰相曰明日可訪我錦
南曰諾明日往見其宰相則指馬而言曰此馬有
病令公旣知馬病云矣可暫見之而示藥錦南對
于廳而呼隷曰急往都監招馬醫以來下隷承
命而去宰相曰令公旣知之矣何不親見乎錦南

曰小人雖瘦骨顴其位則乃武宰也何可作馬
醫事乎宰相曰然則昨於叢城宅何為議馬病也錦
南冷笑曰大監何可与叢城大監比論乎仍辭去
宣廟幸灣上而天將李如松將兵渡鴨綠江而來忽
有一種之怪說以朝臣中有名望者柳西崖成渾
李漢陰德馨李白沙恒福皆人心所歸云而傳說
籍籍於朝恐懼不知所出漢陰見白沙曰吾豈
有如此之度怪乎此將奈何白沙答曰君身而為
吾上矣吾當白沙之見缺相君根張米壽而道
此事根張張目熟視而上矣云白沙堂翻而思

語人曰吾平生有驚惕之今日領相座上不覺惶
汗之浹背也時朝臣中有請 上望北歸痛哭將
聞王音曰龍吟之聲也邪說遂寢云耳
李蘗城大學才猜德行之兼備名之印者推爲
第一少時與陰居宰相之子親熟相與往來其
人積年沉病漸至無何之地其父以其獨子之病
晝夜焦心邀醫問卜無所不至一日聞有一盲名
卜知人死生送馬迎來使之卜之則卜者依卦
搖頭曰死不壽矣將於今年某月日將死
其其父哀請曰其或有可救之方卜者曰

第有一事之可救而凡則不可發言矣其父曰
願聞之卜者曰若言則吾必死〻矣何可爲他人
代死乎其父又泣而請之卜者作色責主人曰
謂非人情之言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也主人
欲爲其子而吾不爲吾身乎此則不必更問矣
主人無奈何而但涕泣而已其病人之妻自內持小
刀而出來手把卜者之項而言曰吾是病人之妻也
夫死則吾欲下從已決于心汝若不知占理而不言
則寧或無疵而先解之〻矣且有可救之方云爾
死焉言從不言〻吾危呷知劉沈挫跡何可

顧男女之別乎吾將以汎刀刺汝吾亦自刺矣
汝亦一死則一也既知一死則何不明言而救人命
乎卜者默然良久曰駟不及舌旣爲汎也吾將
言之放手可矣仍言曰有李恒卜者乎主人曰果
有而卽吾兒之朋友也卜者曰自今日邀汎今乎
亦同處使之不暫離使過某日則自無事矣
且吾於伊日當死吾亦妻子善顧恒視同家
人云而何辭去其居主人邀白沙道其事而强
請同處白沙許亦自其日白沙與病人同枕而
卧矣三更陰風入戶燭光明滅而病人昏

昏不省白沙卧見燭影之後有一鬼本状皃猛獰
杖劍而立呼白沙之名李某汝可出給我此病人
白沙何鬼也鬼曰此人有宿世之怨今夜某時郎
報響之期也君實此期則又不知何時可報云云
白沙曰人既托我以身則何可給汝使殺之斷
速退去鬼汝不給我則我將並汝而殺之云云白
沙曰吾死則已云云不死之前決不可給汝云云鬼
乃大怒乳刀而向之忽爾怵然而退如是者三
仍擲刀俯伏而泣請曰願大監憐我之情狀
出給此人白沙汝不殺我乎鬼曰大監主云云

棟梁名在竹帛之一正人君子吾何敢害之只願
出給白沙曰殺我之外亦無他策仍抱病人而臥以是之
際遠村鷄鳴矣鬼乃大覺曰不知何年報答也
此亦是其盲所指也吾可雪此人之冤仍杖釼出門
不知去處此時病人昏絶矣得水灌口得生明朝
卜者訪書來其家厚遺其餘後葬焉需優恤焉
妻子亡云
宋龜峯安相璜之婢甘丁子也 宋祀連作逆
生龜峯生而奇傑無常道學蔚然爲後生
之師表以粟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推許

與而交遊者稱以龜峰先生然而爲人質氣
氣像驚其德恭自畢之德不及於徐孤青常
對栗谷曰叔獻與吾連齒如何栗谷笑曰我朝
自有名儒則不可言龜峰笑曰叔獻亦未免
俗容云龜峰非不知叔獻此言者聊戲栗谷
而於趣於而其微能如此沙溪金先生以師事
之龜峰常往訪沙溪家則饋以豆飯龜峰喜
之汝以雜飯饋我決非待長者之道云耳爲
峰遠其無表闕人間銘旌何以書之曰叔獻來
當書之少誤之而已栗谷未命而書銘旌曰稱

畔草之樞門人皆失色栗谷之書龜峰之堂豈
德人所可為者耶
東陽尉申翊聖象村之子也善推數一日作湖中
掃墳之行行到一店舍將中火店主之家有牝牝亂
產駒東陽尉以其日月時成四柱分乃是名馬
也呼主人謂曰此駒吾欲買之汝肯許之否店
主曰此是駑倉之雛有何論價之可言乎東
陽尉曰不然物皆有主吾之行中持來者只
此錢也乃以三十給之店主大喜過望而受之
尉謂店主曰此駒此駒則善養於汝家住留

嘶去云而去自此以后稱東陽宮兒駒云矣此駒
過數三歲后橫逸不可制見人欲踶嚙人皆畏避
仍斬勒韁而上後山任自齕草仍不還歸者亦有
年過三四年后東陽又作稱狩入此店則此馬吧嘶
一聲自山下飛也似下來見之有欣悅之狀東陽
乃自抚摩勒而鞴鞍韁而上誇云此馬逸馬
無比是錄千里馬名稅都下光海聞而入令僕
因奪而畏之東陽從嚴世投議時立異議闕
居濟州一日忽有馬嘶聲如霹靂東陽大
驚曰此是東馬也而嘶有截涖之來此理

年云矣未幾此馬疾走入來循籍法鞍東陽龍驚顧以手撫摩而言曰汝欲活我自今更勿出齋仍於後園作地窖藏之蓋先避衛此馬欲橫馳于春塘臺矣馬乃跳踉蓋先海於地跳出禁門直向濟州亂流渡海而來者也癸亥三月馬忽[illegible]歸報於東陽大驚而又以言戒之此日 仁廟反正日出東陽解靶而歸常騎此馬未嘗其后[illegible]荷後聞其母馬夏日齕草于江邊上不一日雲霧四塞暴雨注下有一龍自江水出身交合云此是龍種而然也

尙不得罪正何況上國乎吾是以知之 壽翁謂
此言不勝歎服而退焉
尤庵先生受孝廟之遇明春秋大義 壽翁以北
伐事委先生 先生非不知北伐事之不濟而將以
伸大義於天下後世 以諸葛武侯之六出祈山之
意而時輩不諒此意每以尤翁之議爲迂闊
此輩顧何足責乎 尤翁獨對罷後歷見陽坡
鄭致和在座嚬眉而避曰 此老何爲而來此而
已 尤翁坐定 陽坡謂曰 今日獨對 上下酬酌
如何 尤翁曰 即北伐事而 上以單騎之轉輸

無人爲憂故小生爲大監矣大監意向如何陽
坡曰小生才雖不及蕭何豈不效蕭何之爲耶軍
糧一事小生自可當之老翁曰若然則國家之幸也
間更無對答之理鄭相在傍厲高聲問曰嚴
漢去矣陽坡微笑而答曰果川山直漢已去而
宰相在座亦言畢老翁起出門陽坡呼其
爭責曰君何言輕若是鄭相曰伯氏以軍
糧擔當以今經費何以繼集糧耶不當事
勢而乃反輕言之以爲是處亦所從笑而不勝然陽
坡笑曰君量吾不能當耶鄭相曰伯氏雖可

當之才其於上古殺何陽投又笑曰無波鴨話則
吾可皆粮上矣一笑而羅老翁連遇 孝如孔明
之於昭烈也豈有一毫照薄、之意哉至於
服制之設則此天經地緯也豈有私意於其
間也而中人如尹鑴許穆輩指以爲有照
薄之意於 先生云云尤翁竟以是被禍吁亦
冤且痛矣
肅廟朝有患候一日命入梨園所及奴女自
內張樂時臺諫尹拯詣諸廳 啓以不正
之色不雅之樂此豈敎我帝王 所以近性也

亟賜撤去云云 上大怒卽有親鞫之命 乳朝皇
之爲先自禁諳宦官書吏唱導並蒙頭提致待
禁堂捕將皆令招請事預備而無聲靜待
縣之聲不絶中後 下詢曰更思之皆言好矣哉
者設鞫之命還收皆臣及下隷一并特放而不可言
褒異之典而下茶啖二床御酒二瓶一盤饋皆
隷又賜席皮一領皆詠及下隷藝魂縱庭者
意驕飽上下俱沉醉及其昆悟之時尊導
下隷蒙席皮而呼唱於大道路傍觀者問其
故則答曰吾 主上挾倡會飮見捉於禁亂

吾方收贖而納焉、閱友絶倚諫苑至今有
帝叚之藏焉
吏参金壽恒夫人羅氏明村羅良佐之姉也有知
鑑爲女婿。擇使著三淵三淵往見淵氏請少
而定婚三淵往見而告曰閔家兒皆氣短且
兒不服〻可合衣夫人曰此是名家遺後
而不壯〻其後三淵擇定李氏兒而來言
曰今日果得佳郞〻夫人問曰爲誰而風範
如何答曰風儀動盪才華貴職真天兒之人
也夫人莫能〻皆好〻及后迎婿令瓊也三日夫人見

而三兒有目而々云珠々云三淵始而問之則夫人曰新
郎佳則佳矣壽限大不足遠不過三旬汝何所
取而定婚也已而熟視而又嘆曰吾女先死矣
亦復奈何云々而責三淵不已三淵終不以爲然
一日聞雖齋鎭學丹岩鎭遠諸從兄弟俱以羇
寓適有事而來々云三淵入告曰母氏每以閭家
之不得連婚爲恨々云今閭家少年來々云母
氏可從窓隙窺見焉下諸小子言之不謹甚矣
人往而窺見而丕責三淵曰汝眼果無珠々云此
少年俱是貴人名垂後世者也大光也惜乎不

得連婚矣其後果背其言閔公俱大匡寧李
李氏年過三十以叅奉矣而夫人之女先一年而殁夫
人常織錦三端而造文公之服二端深藏而李二
允畢君登第而不許造朝服其後方窩蔭
官登第仍使朝服一端又藏之孫婿楷又命
登第又使造朝衣二夫人俱位至三公夫人之意以
爲赤舄三公之人不可許故也罷君登第而不謁
夫人頻眉曰何爲山林處士樣也其后方窩登第
而不謁則笑曰大臣出矣云云
二長女楷志學公喪亂后悲慟不自勝時判

騎省而適看此捉曉耙而候書吏之來請坐而
無消息或至日出而不來矣莫此發焉而訴
此該吏史之捉來拿入將梶治則吏乃泣而對
曰小人有切悲之情事願一言而死此問何故吏
曰小人喪妻而家有三幼稚矣一子年纔五歲
二子纔三歲一女生纔一朞小人力無慈母而養
育之今曉將耙時雜女啼呼故請謝家
女乳之少焉而子又飢啼小人以此買鷄而
饋之如斯之際自角喚時小人危知有此故
且字大監咸令焉敢爲耙科矛此而聞悲

之禪師曰汝情事恰似余〻亦仍放釋復給
而來以爲養兒之資〻盖吏〻云此事而多〻云
情事設以此飾詐而名殺〻世
三淵諱昌翕晚居雪嶽庵以求矣爲名寺
僧同處一夜同房僧爲囑託淵公爲笑曰之
不勝悽惻擇日居女婿李德載來拜時身
不過十六七歲〻亦淵翁責前狀戒勿出外
夕飯後李公不知去處淵翁追呼而〻無迹
聲始大聲聚會僧徒火炬而推尋時月
色如晝李公獨自後山絶頂之上明月〻下

澗翁大責曰吾不云乎日爾洞房僧爲虎所
噬汝以幼稚之兒獨自登山無人之中乎倘
有虎患且將奈何汝不聽長者之訓有以
是矣李公含笑而隨后下來到處庵中庭
坐翁又責之李公笑而對曰無翁洞房僧
之虎噬久愈疾振百小子識於山上殺大
虎爲僧報仇矣翁不信曰寧有是理云矣
明朝寺僧往見則山下之巖一大虎亂刺而
倒宗所大驚異李公有絶人之勇而又善
劍術技也

老峰閔鼎重其弟驪陽維重友于篤焉嘗與
酒而監司公每禁之使不得放飲矣監司公按節
原營兄弟俱作覲行伯則以亞銓承召季則以
副學承召一時并到閔公於其日夕之許飲兄弟
對酌沉醉後仍出往客舍坐廳上而連使進酒
下隷以巡使分付不能繼進爲言二公醉中大言
曰汝之巡使接待別量圖不當如是云云而各睡
矣醒后聞其酒中決言兄弟大驚席藁於
門外監司公笑而不責矣
申判書銋號寒竹有知人之鑑表猶子有道

腹女而年及笄矣其婿婣每請于舅曰此女
之郎村尊舅否自相之村之中必曰汝亦何許郎
村對曰壽至八十而偕老位至太官家有兩男
人則吾矣必笑曰吾豈有以此爲何之人乎子爲副
汝願則俾難得矣伊后出門而歸守恐問郎
村之奇合則每每如此矣一日中必乘軒而過情
群兒嬉戲其中有一兒年可十餘歲蓬頭突
駕騎前而左右跳踉必俾輕熟視守亦不掩
身而阿目海口骨格異凡仍命一隸生之招來
守撫頭必使請隸扶持以來其兒歸哭曰何

許官負空殺捉我〻有何罪而如是也請赦擺
吾輕劣亦問曰汝之門閥何如人也對曰門閥知
之何為吾是兩班也又問汝年幾何而汝家何
在汝姓云何對曰欲捧兜軍丁矣何為問姓名矣
年居住也吾姓俞也吾年十三也家在錢洞
矣為問之速放我去云放送而尋其家則不
蔽風雨之斗屋也只有寡居母夫人云招出
婢子傳喝曰我是某洞居申某也吾有箇
孫女方求婚矣今日定婚於宅都令而去云
〻仍飭下隷歸家慎勿言仍適他含歸明

孀娚又問郎材矣乃笑曰今日得之矣孀娚
欣然而問誰家子家在何処答曰不知知其家
矣後當知之仍不言矣及到迺緣之時始乃
言之自內急送餅事一老婢往見其家許
之舍前郎材妍醜其婢子回告曰家星數
間草屋而不蔽風雨電下生苔身上有蛛
絲而郎材則目大如鑑亂髮如蓬矣一可
厭矣一可見吾小姐下門之后村詔若嘗親
執矣以吾小姐如花如玉生長綺紈之豪貴
何可送于如此之家乎孀娚聞此々言膽

魂飛而即受採之曰也事甚〻矣奈何〻之境
仍欲語而治豆郎〻具〻矣明日新郎令來待
礼孃婦密視果如婢言郎一可憎之郎也
心焉如碎而〻矣奈何〻矣過三日后送郎而夕
時新郎又來〻矣中莫問何爲更來新郎
曰明家夕飯〻矣期且有慨物人馬收還來
〻矣莫笑而當之自此無〻留在而去日內寢
新婦以頭髮之女子見娉惜丈夫甚生
病之境〻矣莫安〻〻論之曰汝何爲去日內
寢也今日可出外與吾同寢可也新郎曰

赦受教矣及夜乃就寢而新郎寢具鋪
上婦長衣闊眼團新郎以手把之之胡去云
婿曰此何爲也新郎對曰不滑果不安其寢
昏夜中每有此等事長乃曰後勿如是對曰
謂來者尹以足擲之乃又婿覺而責之而已
其以手足或打或擲之不堪其苦乃曰汝可兩
而宿吾則不可事同寢長新郎欲從其
寢具荷而下來則時其家族黨姻婭之來
者適留於新郎房中夜三更忽起而
避新郎高聲而言曰諸婢女皆急避

而獨留俞書房宅可也云云如是之故吏家上
下皆厭苦之中以按海藩也内行將奉去而史
俞郎陪來孀婦請曰俞郎不可奪去姑留之
使吾女蹔時休息可也以不許索去上下扱量
進上之時以呼俞郎而問曰如欲墨年對曰然矣
以指示而言曰任自擇去俞郎能自擇之大折
墨百同別乳直讀監碑與奏曰若如此則進
上恐有閒封之嘗嘗矣為曰失之意意更出給
俞郎還其書寶並給下隸上下一條者云
俞郎即俞相國拓基也享年八十而猶[illegible]

位至領相有子四人家又富榮果符申公之言其后
俞公為海伯奉女婿洪南原益三而去矣又當疊
進上時呼洪郎而告之任自將去則洪郎擇及
大折二同中折三同小折五同而別置之曰何不加擇
洪郎曰凡物皆有限用處小婿若為揀擇豈是
則進上何以為之洛下知舊何以詞之乎小婿則不
同優可用矣公睨視而笑緊莫緊緊矣可作
蔭官之材云云果如其言
洪川守某年六十只有一子溺愛而教訓無方
年至十三歲而目不識丁海印寺有一大師

視若不見任其所爲過四五日後平朝大師整
具弁花對案號坐弟子三四十人横經侍禮
牧肅大師仍命一闍梨僧拿致厥童歸哭
詬辱曰汝以僧徒何敢侮兩班至此迹吾可
故告大人將捕殺汝矣仍罵曰千方殺賊虎
吾之恨死不來大師大聲叱之責諸僧使之
縛來諸僧齊來縛致之於前大師出手
視曰汝之大人書託給我經令以經汝之雖死
在吾手汝以兩班家弟子目不識丁今事
悖惡之行生而何爲比習不祛將亡汝之

刃后后矣常受吾訓仍以錐末灸火待赤
而刺之于股屢童昏塞半餉而甦大師又欲
刺之乃色曰自此以后惟大師命是從更勿
刺之大師執錐而責之誘之食頃而后始
放其之遂前以千字文先後之而排日課程
不許小休比童年及長成知童亦長聞一知
十五朔之間千字通史皆通曉而日夜不輟
孜孜不懈一年之後文理大就西山寺三年工
夫已成矣讀書之時稍語于心曰吾以士大
夫受此辱於山僧皆不學之致也吾將勤工

登科後忍有他打殺此僧以雪今日之恨云一念不
斷在用工夫大師又習科工一日先延前而言曰汝之
工夫今則優可作科儒明日可與我下山明日仍
即來衙中而言曰今更辭將就登科後當更任
亦可不讓於他小僧從此辭歸仍面且而去
童子始設婚成親之上京後出入科場數年之
後決科數十年之間得爲廣伯始大喜心語曰
吾今而後乃可殺海印寺老僧以雪向日之
憤云云及按道而出巡道中飭刑具作別杖爲
擇執杖之最長者三四人以從將至山門而欲打

殺巡僧之計也行到紅蓮洞此老僧亦諸僧
秘匿于洞左巡使見之下車執手而歎老
僧依然而笑曰老僧幸而不死及見巡使咸
欲奉莫去仍與之入寺老僧請曰小僧之居
房卽使道而年老矣處也今夜移下處亦
僧連枕長長婚婚矣巡使許之與之同寢更深后
僧問曰使道見時更無時有殺之心乎曰非
矣自登科至達兵曹而已有此心乎曰非矣僧
曰殺巡時矣乎心而欲打殺小僧豈有別刑
杖將執杖之乎躬否曰然矣僧莞然宮史

道何不打柔而車下致敬于巡史曰向来之恨心
哉吾不慈及對君顔汪心氷消雲散油然有欣
悅底拔巡僧曰小僧亦已隱知矣生道德可爲
大官而某年月日拔萃冀職時小僧當送上
佐矣生道又須加禮而以見小僧稼事之周假
可矣慎勿忘也且又須以是巡史許諾老僧所出
示一綫曰飢是小僧爲生道推救乎生而編年
者逃享年哉許任爲義品昭然可知而識所
言貧其借事慎勿慈鄉巡史唯唯明日多給
米布竹木之屬而去其后過幾年後果爲程

一日閽者告曰慶尚道陜川郡海印寺僧砍入
謁矣巡史恍然覺悟即使入來史之升堂把袖
促膝問其師之安否多談與之連床至夜又與
同寢至更深處房換過溫巡史仍易其寢
席而卧矣昏夢中忽聞有胆穢之臭聲
視僧則僧之卧處矣有水漬手仍呼知印
取火見則刃刺於僧腹五臟突出血流遍
地巡史驚愕忽史運亂走於外明日密聽查問
巡史所寢之故即官奴之所賂而役此大惡
者也然是今藏爲刺巡史而入來者謁下

蹊之師友郎迎出也而刺之亡矣仍拿致嚴
覈則一一直招遂乃置之法治僧之表送本寺蓋
大師頗知有此尼而投使上佐代受報也其后切
名壽限皆符大師推數
柳生某者洛下人也粱有文名二十歲登司馬
而家方貧居水原其妻某氏才質俱美以
針線資生一日自外歸言有一女子善針織
哉云柳生招入内屋而坐之錢出其女子入
而熟視柳妻直上廳而相抱敘舊大哭
莫知其故問于其妻則答以其曾所面知

人援迎云不識釘術而留數日而送之云云過五六
日後望見前路三箇新轎駕馬而前有婢子
數雙亦騎馬後之云云陪行而直向其家 柳生謂
之丈人問何來而行誤入吾家下隷不答而入
門下轎於內人馬皆退於店而柳生生疑也
問其內答以爲提當知之不知強問云云而來伊
日夕飯豐潔水陸俱陳柳生心又訝其盛又
書問答以爲只可能喫不知 問之住當合
之數日畢不知入內云云其明日朝夕餅及
如是過數日其內書請以爲作承行云云柳

生惟之請於中門內暫面而問曰內行從何而來也
朝夕之供何爲而比前豐厚也後以云何爲而言之
治則有何憂哉何以後則而發程邪其妻笑曰吾夫
强問從當敎之託如朱乃之人可即不必掛念自當
聽待只可後乃而已柳生惟待而作其所爲矣翌
日三更依前牽而自敎所騎之馬已具鞍以待
矣弟騎可而隱後美爲象棟南門而入念回一天
第三騎入於內門自敎下馬於中大門之外而入房
室一空金也而鋪遊設席書冊筆硯之屬唯
壺觴器之物左右羅列並有寫奇數人如似從來

子待令而使喚而已奴輩四五人入庭現謁柳生問
曰汝輩誰也對曰皆是宅奴子也柳生曰此宅誰
人家也對曰進士主宅也又問左右鋪設之物何處
得來者也對曰皆是進士需用之物也柳生驚訝
如坐雲霧中夕飯後秉燭而坐其妻傳書曰今夜
書也送一美人庶慰孤寂之懷云云柳生甚以爲異
人誰也此學學也其妻曰從書鄭之云而更深後
從學者皆出俄自內門一雙丫鬟擁出一個絶代美人凝粧
盛飾而坐於帳下侍婢又鋪寢具而入生仍問其佳人
只笑而不答仍與之就寢明朝其妻以書賀新人而

又曰今夜當換送他美人云云柳生莫知其故但
云云而已其夜侍婢如前擁一美人而出來察其形
容則乃是別人柳生又與之同寢矣翌朝其妻
又以書贊年後門外忽有喝導聲一隷入來
而告曰權判書大監行次入來矣生驚而下堂
拱立俄而一白髮老宰相乘軒入來見柳生欣然
把手而上堂坐定柳生拜而問大監不知何許等
貴人而小生一未衡顏何為降臨也其宰相笑
曰君尚未覺繁華夢耶吾第言之於君君之婦
八字古今罕倫李年前君之聘徵與吾家及驛

官立知事友家備婚而同年同月日三家俱產
女年甚稀異故三家常常相互送兒而見之及
稍長之時三女郞多相從而游嬉學習私自矢心
同年一人相約而吾亦不知彼家必不知矣其後
君之聘家移居而不聞聲息久矣吾頃從他處
外聞議婚者抵死不就曰已有前約當從吾
君妻而年之一人其若抵老死父母家洪矣他人
門之念云云立家女子又如是云云妻之諭之終不
回心至於過廿五歲而尚未適人矣向日立女學
開校所粧服也游八方將君之聘家云矣曰

前逢水原地云矣再臨之花出來佳人即吾
府女也臨花之出來佳人即玄家女也家金及收
好井都正丹田土牛康吾其玄君排置表知君
一氣而得飛美人及家産吉之楊少游無以加此
君可謂好八字也仍使人報玄知事以來須臾
一先看金圈紅帶來拜前權判書指而言曰此
是玄知事亦云三人富[illegible]盛設酒看終日盡
歡而罷權即權大運也柳生其妻二妾同逝和
樂者數年一日柳妻謂其夫曰見今朝庭南人
得時而權判書南魁而當局矣近日事無非威

倫之事不久必敗敗則恐有禍及己之虞不如早自
下鄉以爲免禍之計柳生然其言盡賣家產与
其妻妾遂鄉更不入京歸矣甲戌年 坤殿復
位之後南人皆誅竄權大運亦參其中而柳生獨
不被收坐之律柳妻可謂知女中之知識者豈
書附予人寧相等所可及者耶
洪東錫者惠局吏而三寔畫俚人也辛壬之間少
論諸官府啓而故使東錫寫之東錫投筆曰子
不可以筆寫其父之罪名但從之於官吏有父子之
義小人不可寫誅於懸便因定遞出受刑數三次石

終不書々及二憂堂謫濟州也東鍚自退而遁
往至下後命之時悔軒聞此却走馬發行未及
三十里而竊筆考事先入去矣筆硯從使獻
々則東鍚在傍請因此究人々子不久入來云少
選甚刻以爲父子相面之地云々則考事不許
東鍚乃髹漆甚筆硯而覆々諸人皆失色而莫
奈何矣考事不得已以筆硯爲海水漂沒修
啓而悔軒入來矣自據府與送筆水々際摧毫
月餘矣及受命後々附二憂堂願請悔軒
曰東鍚洲可觀以因氣東鍚隨袁上來後爲患

吏世世承襲而其子孫化入趙公門下而通西外
其孫禹昇吾先君佃戶也而亦有義氣之人以司
僕吏老退後頒郵前身役
連山人金銖者善相人出入四大門下辛壬年前
見郊外　動駕迴視班列呼人而問曰此誰也
最後散班有一鄉士白衣而騎蹇馬參班而過
者問其人則或曰此金銖云又問所來何問而知
之爾曰性話則說金銖聲而起退曰此名久矣
無由邀來令爲甚風便到金某曰某有相人
之術請相令監之狀而來矣仍言曰令監大貴

人也沈曰豈有是理曰生有所托於令監矣
沈葆言之金請紙筆書給沈西金某歸鄉
土而更不出請外無付之壁曰日后死事矣
堂令日還鄉而更不入請上下須錄念訴哉
沈發曰何言之妄也金曰常以此言爲證云
而舂出沈心切訴之沈所檀也辛壬年以
判金者當獄鞫應招出金某新出於奴
儀之招而尚今出入云沈始得大覺曰金倚
爲神也遂言金生年來不在京貴心稍知悉
遂極力救之

張武肅公嚴於忠逆之分也李光佐不去
姓呼吹對光佐奏曰近日武將驕蹇者多
實由臣危忝在大臣之列而武將慢侮武者
朝体猶不如昔矣 上曰武將誰也對曰訓將
上將欲下問之時右相丹岩入來武肅公下
階拱立 諸臣皆齊出隨右相上來就座
后公抗依白小臣之殺大臣如是之後欲和
逆賊也臣雖武臣何敢賊(氿)臣聯上大臣合
前哉
中大將汝旣少時習射于訓鍊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監軍一人來臍詬辱汝哲仍蹴殺之直入李貞翼
公說家通刺使之入來而喧羅後李公問何爲而來
見汝哲笑曰某某名某也俄於射亭故路都監軍士如斯
之之其果蹴殺之屯將怎何李公笑曰殺人者死三尺至
嚴焉敢逃其律汝哲曰汝死則甘也殺一軍士而死非
大丈夫之事也欲乘其大將而死如何李公曰
汝乘我耶汝哲曰公不得特衆也李公曰
姑候之分付都監闕軍中一人棄拜於
街上杖以律死汲橫來下隷承令橫來
拿入決棍而出之仍上本李公出第之曰

大光也可親近往來當之如親子孫一日相
而言曰吾之親知人家在不遠而染疾死
皆死亡人斂葬請具吾之倘且今夜往
可往其家躬自斂葬可也中師承命曰諾
至夜執燭往則一屋內有五尸矣乃以
布來次次斂之至第三尸將斂之時忽然
尸起打燭燭乃滅矣甲師小小不驚以手接
之曰爾敢如是云何人熱燭以來其尸起
坐大聲而笑乃是李益也蓋李益欲試其
膽氣而先臥尸側矣

英廟戊申嶺南賊鄭希亮起兵安陰以應
麟佐希亮桐溪之孫也初名遵儒以名
祖之孫孫有寺祠頗有名於嶺右者也以
冢孫之孫敢生天射之計以熊輔爲名謀
主而先發亮亮緩進兵居昌與逆走執
座首李述原來之起兵則李原校義責
之辭氣凜冽賊使之降則述原憤罵曰吾
頭可斷此膝不可屈君汝矣汝以名祖之孫
生受國恩國家何負於汝而汝乃作此凶逆
獨不忝汝祖忠節乎賊怒以刃肩之述原

終不屈遂遇害至死罵不絶止其子遇芳
收其尸斂之安于桃源亭而哭曰父死於讐
吾何生焉其復讐之後乃可葬之云衲衣
杖軍與賊戰于牛頭山下遇芳奮先力戰夜
登阜而呼曰居昌軍民聽我言希亮國賊
也汝輩若從則死已今日之我汝輩之中或
有縛致希亮於陣下者赦其罪而錄勳加賞
道賊不離下矣云而因行倡義也稷搜人
適在賊陣夜縛希亮而致之陣中諸設皆
以為困之樞軍上送大陣可過遇芳誣曰殺矣

二蔡何可共戴天子以刃劃腸出肝祭父柩
前行果禮自朝廷旌閭贈職君曰痕忠
閭春秋享之遇害以承侍從縣監時
賊擇日以出朝廷詳之以兵合恒爲巡撫使
李遂良爲副將出陣定賊稽佐軍相對
陣合恒史騎兵先出陣遂良曰步兵在
前騎兵在後可也合騎兵在前騎如不利
步兵不戰而自潰以騎先戰不可逆合恒
不從遂良不得已以騎兵接戰中有毒
矢自上來延馬或跳或走出沒馬腹下

㸃佐助見昌不而心畏之從幙內穿穴而
見之騎上中有善村長卧於鞍上射弓其
目而兩眼俱助軍中大亂官軍以乘勝大
潰逃去竹山而復㸃佐斬之
尹判書汲美風儀善文翰者又元來無輕
身入交在漢城判尹存隷皆當今之巴摩
也風儀也之論也文華也奇出於衆於人大驚之右
五六矣一日羅衛陵將騎々奄過一騎牛露開美
仲聞喪歸三百日五而作日若家去路至也歎哉
未尚來將鑽五々伴家河副之仔正衛正